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6

最后致意·新探案

[英] 亚瑟·柯南道尔 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最后致意·新探案 / (英) 柯南道尔 (Conan Doyle, A.) 著;
杨济冰, 吴桦译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3.5

(福尔摩斯探案集)

ISBN 7-5080-3076-1

I. ①最…②新… II. ①柯…②杨…③吴… III. 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.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3077 号

最后致意·新探案 (福尔摩斯探案集)

著 者: (英) 柯南道尔

插 图: (英) 西德尼·佩吉特 等

译 者: 杨济冰 吴 桦

责任编辑: 梅 子 陈 默

装帧设计: 点石堂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

邮 编: 100028

电 话: (010) 64663331

印 刷: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4.125

字 数: 270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6 月北京第一版

印 次: 2003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80-3076-1

定 价: 20.00 元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目录

.....

最后致意

- 前言 /3
- 柴藤林屋案 /4
- 硬纸盒案/39
- 红圈会/63
- 布鲁斯—帕汀敦图纸案/85
- 奄奄一息的侦探/118
- 弗朗西丝·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/136
- 魔鬼之踵/159
- 最后致意/187

新探案

- 序言/207
- 不寻常的委托人/209
- 皮肤变白的士兵/236
- 王冠宝石案/257
- 三角墙山庄/276



苏克塞的吸血鬼/295

三个同姓人/314

雷神桥之谜/331

爬行人/359

狮鬃毛/380

带面纱的房客/399

肖斯科姆古堡/412

退休的颜料商/431

前 言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会很高兴地知道，他虽然有时候会因为受风湿病的折磨而走路有些跛，但仍然很健康。很多年来，他一直住在离伊思塔本五英里以外的一个有着丘陵和草原的农场上，研究哲学和农艺学打发时间。在此休息阶段，决意歇手不干的他谢绝了许多报酬颇为优厚的案件。但因为德国执意要发动战争，他再次响应政府的请求，成功地将智慧和实践相结合，取得了《最后致意》中所描述的这些意义非凡的成绩。很早以前就存放在我的公文包里的几宗案件记录，也一并收录在《最后致意》中，以使它们得以编辑成集。

医学博士
约翰·H.华生



柴藤林屋案

一、约翰·斯科特·爱克尔斯先生的奇怪经历

从笔记本的记载中我发现，那是1892年3月末一个阴沉多风的日子。在我们吃午饭时，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份电报，并且很快地作了答复。他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看得出来他心中一直想着这事，随后他站在炉火前，面带沉思的神色，抽着烟斗，时不时地瞥一眼那份电报。突然，他转过身对着我，眼里闪着诡秘的光彩。

“华生，我觉得我们不妨把你看作是一位文学家，”他说，“你怎么解释‘荒诞’这个词？”

“奇怪——不同寻常。”我回答说。

他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我的定义。

“肯定还有更多的意思，”他说，“事实上它还有悲惨和可怕的含义。如果想一想你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折磨大众的文章，你就会意识到‘荒诞’这个词更深的含义往往就是犯罪。想一想‘红发会’那事吧，开始时很荒诞，结果却是不顾一切地企图抢劫。或者，再想一想‘致命的桔核’的那件案子，也是再荒诞不过了，结果直接牵涉到一起谋杀案。因此，我总是对‘荒诞’这个词有警惕之心。”

“这份电报里有这个词吗？”我问。

他大声地读起电文来。“遇不可思议及荒诞之事。能否赐教？斯科特·爱克尔斯，查林十字街邮局。”

“男的还是女的？”我问。

“哦，当然是男的。女的是从来不会发出这种预付回邮的电报的，她会自己来一趟。”

“你要见他吗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自从咱们拘捕了卡鲁塞斯上校以后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烦。我的大脑像一台空转的引擎，由于没有连接上所要制造的工件，快要破碎成片了。生活平淡乏味，报纸枯燥无趣，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似乎再也不存在勇敢和浪漫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有必要问我是否准备研究新的问题吗？不管到最后这个问题会是多么小，多么不重要。不过现在，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，我们的当事人已经来了。”

楼梯上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。一会儿之后，一个身材高大，身板结实，胡子花白而又威严可敬的人被领进了屋里。他那凝重的面色和高傲的举止显露出他的身世。从他的鞋罩到金丝眼镜，可以看出他是个保守党人，教徒，良民，一个真正的正统派和保守派。但是，他那直立的头发，因为愤怒而涨红的面容，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色都显示出，某件令人吃惊的经历使他失去了往日的镇静。当即他就开门见山地谈起了他的事。

“我碰到了一件非常奇怪又非常惹人不开心的事情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非常无礼——令人无法容忍。我一定要得到一个解释。”他异常气愤地说。

“请坐，斯科特·爱克尔斯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用安慰的声调说，“我可以先问一下，您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唔，先生，我认为这件事和警察没有关系，并且当你听完这事，你一定会同意我不能扔下这事不管。我对私人侦探这类人一点儿不感兴趣，但尽管如此，我久仰您的大名——”



“是这样。那么，第二个问题，你为什么当时不马上就来呢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福尔摩斯看了看表。

“现在是两点一刻，”他说，“你是在一点钟左右发的电报。不过，如果没有看出来你是一睡醒就遇到麻烦的话，谁也不会注意到你这身打扮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理了理乱糟糟的头发，摸了摸没有刮过的下巴。

“你说得对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根本没有想到要梳洗。离开那样一座房子正是我求之不得的。在我来此地之前，我到处打听。我找过房产管理员。你知道，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过了，说柴藤林屋一切都很正常。”

“喂，喂，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笑着说道，“你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真是一对。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，总是一开始就把事情讲得乱糟糟的。请整理一下你的思路，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从头讲起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使你头不梳脸不刮的，靴子和背心的扣带都没有系好就跑出来寻找指导和帮助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一脸愁容，低下头看了看自己不寻常的外表。

“我这样子看上去肯定很不体面，福尔摩斯先生。可是我弄不明白，我一生之中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我现在告诉你这件怪事的全部经过。我敢说听了之后就会认为我这个样子是情有可原的了。”

但是他刚开始讲述就被打断了。外面一阵喧闹声，哈德森太太打开门，领进来两个身材粗壮的官方人士。其中一人就是我们熟悉的苏格兰场的葛雷格森警长，他精力充沛，气宇轩昂，在圈子里是一名干将。他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，然后介绍了一下他的同事，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一起跟踪此人，结果跟到这地方来了。”他那双大眼睛转向我们的客人，“你是住在李街波汉公寓的约翰·斯科特·爱克尔斯先生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们跟踪你一个上午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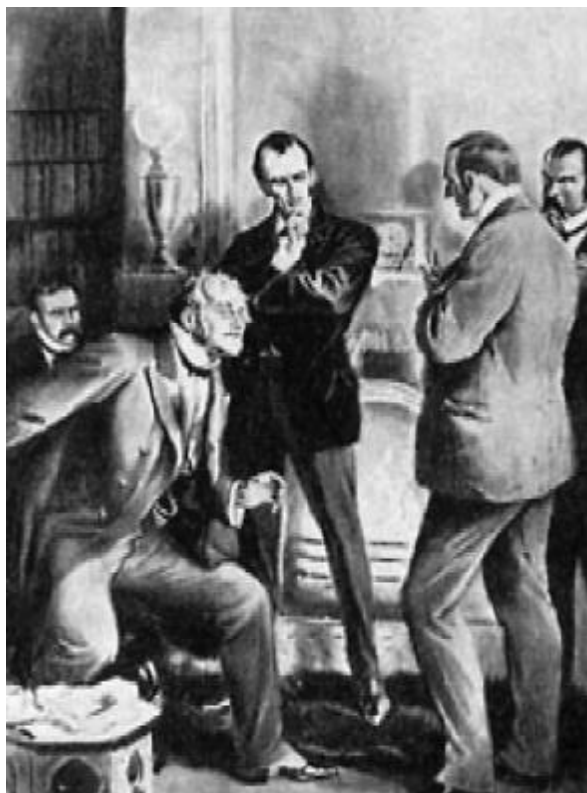
“毫无疑问，是电报帮助你们掌握了他的行踪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的确如此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，就一直跟踪到这里了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跟踪我？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想得到一份供词，斯科特·爱克尔斯先生，了解一下和厄榭附近柴藤林屋的阿洛依苏斯·加西亚先生昨天的死亡有关的一些情况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当即警觉起来，瞪大双眼，面色惊惶，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。



“死了？你说他已经死了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他死了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出了意外事故了吗？”

“谋杀，如果说世界上存在谋杀的话。”

“天哪！真可怕！你该不是——该不是说我是嫌疑犯吧？”

“在死者的口袋里找到了你的一封信，从信中我们得知你曾打算昨晚在他家里过夜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

“哦，你在那里过夜了，是吗？”

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本。

“等一下，葛雷格森，”歇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，“你们想要的就是一份清楚的供词，不是么？”

“我有责任提醒斯科特·爱克尔斯先生，这份供词可以用作指控他的依据。”

“你们进门的时候，爱克尔斯先生正打算为我们讲述这件事。华生，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吧。先生，现在这里多了两位听众，我建议你不必介意，就像没被打断过一样继续讲下去吧。”

我们的来客一口气把白兰地喝完，脸上又恢复了血色。他犹疑地看了一眼警长的记录本，随即开始了他那不寻常的叙述。

“我是个单身汉，”他说，“由于善于社交，我结识了很多朋友。其中有一位已经退休的酿酒商，名叫麦尔维尔，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厦。几个星期之前，我在他家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。我知道他是西班牙血统，同大使馆有些联系。他英语讲得地道，态度也讨人喜欢，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帅气的男子。

“我和这个小伙子似乎非常投缘。他好像一开始就喜欢上了我。在我们见面后不到两天，他就到李街来看望我。这样一来二去，最终他邀请我到柴藤林屋——他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住所去住几天。昨天晚上我应约去了。

“在我去他家之前，他曾对我谈起过他家里的情况。他和一个忠实的仆人住在一起，这个仆人也是西班牙人，会讲英语，替他管家，照料他的一切。他说他还有一个出色的厨子，能做一手好菜，是个混血儿，是他在旅途中结识的。我记得他感叹过在萨里郡的中心地区竟能找到这么一个奇怪的住处。我同意他的看法，尽管事实已经证明，它比我想像的还要奇怪得多。

“我驱车到了那个地方——由厄榭往南大约两英里。房子很大，离公

路有些距离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，车道两旁是高高的常青灌木丛。这座房子破旧不堪，摇摇欲坠，年久失修。当马车来到布满斑迹、久经风吹雨打的门前，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时，我一时有点儿犹豫，不知道拜访这样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人是否明智。他亲自为我开门，对我的到来表示极热烈的欢迎。然后他就把我交给一个忧郁、黝黑的男仆人。那仆人提着我的皮包，领我到准备好的卧室里。不过，整座屋宅都令人感到压抑。我们面对面坐着进餐，虽然主人极尽殷勤，但他好像一直心不在焉，说话含混不清，语无伦次。他不停地用手指敲敲桌子，咬咬指甲，还做出其他一些动作，可以看出来他心神不宁。至于那顿饭，既招待得不周到，菜也做得不好吃，再加上那个默不作声的仆人阴沉着脸色，实在令人觉得很不舒服。说真的，那天晚上，我真想找个理由返回李街。

“我想起一件事，或许和这两位先生正在调查的问题有关系，不过当时我根本没有在意。快吃完饭时，仆人送进来一张纸条。我看出主人看过便条后显得更加坐立不安，神情更加古怪了。他不再故作无事地和我闲谈，而是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，呆呆地想心事。但是便条上写的什么，他没有说。好在到十一点钟左右，我就去睡觉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加西亚在门口探头看我——当时房间是黑的——问我是不是按过铃，我说没有。他表示歉意，不该这么晚来打扰我，并且说已经快到一点钟了。后来，我就睡着了，一觉睡到天明。

“现在，我要讲到故事中最惊人的部分了。当我醒来，天已大亮，一看表，快到九点钟了。我曾特别关照过，叫他们在八点钟叫醒我，我奇怪他们怎么会忘了。我从床上跳起来，按铃叫仆人，没有人答应。我按了一遍又一遍，就是没有人答应。我想，肯定是铃出了毛病。我憋了一肚子火，胡乱穿上衣服，赶快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。当我发现楼下一个人也有的时候，你们能想像出我当时是多么的惊讶。我在大厅里叫喊，没有回答，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，都空无一人。我的主人在头天晚上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，于是我去敲他的房门，但没有回答。我

扭动把手进了房间，里面是空的，床上根本就没有人睡过。他同其余的人都走了。外国主人，外国仆人，外国厨师，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啦！我到柴藤林屋的拜访就此结束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发笑，一边把这件怪事记录到他那专门记载奇闻轶事的本子上。

“像你经历的这种事，我还是头一次听到，”他说，“先生，我可不可以问一下，你后来又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气炸了。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，我成了某种荒唐的恶作剧的受害者。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砰地一声关上大门，提着行李就到厄榭去了。我找到镇上最大的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商号，发现那个林屋是这家商号出租的。这使我猛然想到，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不可能只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，主要目的一定是为了逃租。现在正是3月底，每季度一次的结账日快到了。可是，这也解释不通。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，不过他告诉我，租费已经预先付清了。后来，我进城走访了西班牙大使馆，大使馆根本不知道这个人。再往后，我又去找麦尔维尔，就是在他家里，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。可是，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多。最后，我收到你给我的回电，就赶来找你了。因为我听说，你是一个解决难题的好手。不过现在，警长先生，从你走进房间时说的话，我全明白了，一定还有什么悲剧性的事件发生了。这得由你接着往下说了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，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，关于这个人的死，我是完全一无所知。我惟一的愿望就是尽一切可能为法律效劳。”

“这个我相信，斯科特·爱克尔斯先生——这个我相信，”葛雷格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，“我应当说，你所说的情况与我们注意到的事实完全吻合。比如说，吃饭的时候送来一张便条。这张便条后来到哪儿去了，你注意到没有？”

“是的，我注意到了。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去了。”

“您有什么要说的吗，贝尼斯先生？”

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壮实、肥硕的红脸汉子。多亏他那两只几乎被脸颊和额头厚厚的肉褶遮住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才弥补了那张胖脸的不足。他微微一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已经变了颜色的纸片。

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炉子里面有炉栅。他把便条扔过了炉栅。这片没有烧过的纸片是我从炉子后面找到的。”

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赞赏。

“你一定把那所房子检查得非常仔细，才能把这么小的一个纸团找到。”

“是的，福尔摩斯先生。这是我的做事风格。我可以把它念出来吗，葛雷格森先生？”

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。

“便条是写在普通的不带水印的米色压纹纸上，大小约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，是用短刃剪刀分两下从整张纸上剪下来的。对折三次以后，用紫色蜡泥封口，用某种扁圆的东西在蜡上匆匆盖压过。便条是写给柴藤林屋的加西亚先生的。上面写着：

‘我们自己的颜色，绿和白。绿色开，白色关。主楼梯，第一过道，右边第七，绿色粗呢。祝顺利。D。’

“这是女人的字体，笔头尖细。可是地址却是用另外一支钢笔写的，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，你们可以看出，字体要粗大得多。”

“一张非常奇怪的条子，”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下。“我真佩服你，贝尼斯先生，你在检查这张便条时十分重视对细节的观察。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细节，所谓扁圆的封印，无疑是一颗平面的袖扣——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这种形状的呢？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。所剪的两刀虽然很短，你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，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都有细小的弯曲。”

乡镇侦探嘿嘿笑了起来。

“我以为我已经够细致的了，现在才知道，我还是漏掉了一点东西，”他说，“我得说，我不认为这个条子有多么重要，它只是告诉我们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，而那个女人，照以往的经验，是一个知情人。”

当进行这一番谈话时，斯科特·爱克尔斯先生坐在那里，心神不安。

“我很高兴你们找到了这张便条，因为它证实了我所讲的事情经过，”他说，“可是，我要指出，加西亚先生出了什么事，他家里出了什么事，我还都不知道呢。”

“说到加西亚嘛，”葛雷格森说，“这很容易回答。人们发现他死了。今天早晨在离他家大约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空地上找到了他的尸体。他的头被用沙袋或者类似的东西打成了肉酱，下手很重，不是打伤了，而是打开了花。那地方很僻静，方圆四分之一英里之内没有住家。显然是有人从后面把他打倒的。行凶者在他死后还继续击打了很久。这是一次

极其凶残的袭击。作案人没有留下任何足印和线索。”

“是抢劫吗？”

“不，没有抢劫的迹象。”

“这太悲惨了——既悲惨又可怕，”斯科特·爱克尔斯先生愤愤不平地说，“不过，这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我的主人深夜外出，遭到如此悲惨的结局，我一点儿也不知情，怎么会把我卷进这个案件里了呢？”

“很简单，先生，”贝尼斯警长回答说，“从死者口袋里发现的惟一材料就是你给他的信。信上说你将在他家过夜，而他就是在那天晚上死的。就是通过这封信的信封，我们才知道死者的姓名和住址。我们在今天早上九点钟以后赶到他家，你不在，别的人也不在。我一面电告葛雷格森先生在伦敦找寻你，一面搜查柴藤林屋。随后我就赶进城，会合葛雷格森先生一同来到这儿。”

“现在我想，”葛雷格森先生说站了起来，“最好是公事公办。斯科特·爱克尔斯先生，你跟我到局里走一趟，把你的供词写出来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立刻就去。可是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仍然聘请你代为出力，我希望你能够不惜费用，不辞辛苦，为我弄清真相。”

我的朋友转过身去看着那位乡镇侦探。

“我想你不会反对我同你合作吧，贝尼斯先生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，先生，那是我的荣幸。”

“从你处理事情的方式看，你干事敏捷，条理清晰。我想问一下，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，这有线索没有？”

“一点钟以后他一直在那里。当时下着雨。他肯定是在下雨之前死的。”

“可是，这根本不可能，贝尼斯先生，”我们的当事人叫了起来，“他的声音我不会听错。我敢起誓，那个时间他正在我卧室里对我说话。”

“奇怪，但并非不可能。”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。

“你有线索啦？”葛雷格森问道。